

怕老婆
哲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

厚黑學大全

厚黑學

厚黑學

怕老婆
哲學

厚黑學

怕老婆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怕老婆
哲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厚黑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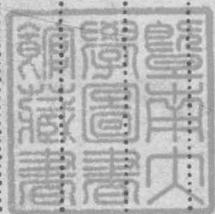
厚黑學

厚黑學大全

目次

第一部 厚黑學

序	一
跋	二
自序一	三
自序二	五
自序三	六
厚黑學	七
厚黑經	一三
厚黑傳習錄	一八
求官六字真言	二一



做官六字真言.....一三

辦事二妙法.....二五

結 論.....二七

第二部 厚黑叢話

厚黑史觀

厚黑哲理

厚黑學之應用

厚黑學發明史

第三部 附 錄

我對聖人之懷疑.....二七

第四部 心理與力學

第五部 厚黑教主傳

宗吾家世	一五四
親訪宗吾答客問	一六一
六十晉一妙文	一六四
孔子辦學記	一六八
性靈與電磁	一七二
宗吾談政治	一七六
宗吾談經濟	一八二
古文體之厚黑學	一八八
主張攷試被打	一九三
怕老婆哲學	一九五
返本線的發明	二〇一

和達爾文開玩笑	二一五
爲克魯泡特金學說的修正	二一九
「姑姑筵」餐館的食譜序	二二三
諷刺國醫	二二五
自創「無極拳」	二二七
戰天主教	二二八
薄白學	二三〇
宗吾輓聯	二三三

第一部 厚黑學

序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昔者漢武帝欲殺乳母，東方朔叱令就死。齊景公欲誅圉人，晏子執而數其罪。二君聞言，惕然而止。富順李宗吾先生，著厚黑學一書，其言最詼詼，其意最沉痛，直不啻聚千古大奸詐於一堂，而一一讞定其罪，所謂誅奸諛於既死者非歟。吾人熟讀此書，即知厚黑中人，比比皆是，庶幾出而應世，不爲若輩所愚，彼爲鬼爲蜮者，知人之燭破其隱，亦將惶然思返，而不敢妄試其技，審如是也，則人與人相遇，不得不出於赤心相見之一途，則宗吾此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厚黑學之發佈，已有年矣，其名詞人多知之，今試執人而語之曰：「汝固素習厚黑學者」，無不色然怒，則此書之收效何如，固不俟辯也。

民國六年宜賓唐倜風序

跋

吾友李君宗吾，發明厚黑學，或以爲饒評末俗，可以勸人爲善，或以爲識破混沌，可以導人善惡。余則謂：厚黑學無所謂善，無所謂惡，赤視用之如何耳，如利刃然，用以誅叛逆則善，用以屠良民則惡，善與惡，何關於刃？故用厚黑以爲善，則爲善人，用厚黑以爲惡，則爲惡人，於厚黑無與也。

民國六年，中江謝綬青跋

自序一

厚黑學，是我在滿清末年發明的，分三卷，上卷厚黑學，中卷厚黑經，下卷厚黑傳習錄。民國元年，在成都公論日報，逐日登載，讀者譁然。中卷僅及其半，我受友人勸告，遂中止。同時我還做有一篇「我對於聖人之懷疑」，更不敢發表了。後來底稿已不知拋往何處。十六年，刊宗吾臆談」，才把兩文大意寫出，列入其中。廿三年北平友人，從臆談中，將厚黑學三卷抽出，刊爲單行本。廿五年，在成都再版，旋即售罄。茲因索閱者衆，再重印。民國六年，成都國民公報社，曾將上卷，刊行一小冊，唐偶風，中江謝綬青，作有序跋，茲亦一併載入。

我生平讀書，最喜歡懷疑。我心中既有此種疑點，繼續研究下去，迄今已三十年之久，得出一種同一的結果，最近著一書曰「心理與力學」算是此種疑點之答案。凡事有破壞才有建設，「厚黑學」與「我對於聖人之懷疑」，所謂破壞也；「心理與力學」，所謂建設也。「我對於聖人之懷疑」，與「厚黑學」，是同一時期的文字，特附載於後，以見我思想之過程。

世界是進化的，厚黑學可分三個時期；上古時人民渾渾噩噩，無所謂厚，無所謂黑，純是天真爛漫的。孔孟學說，提倡道德，夢想唐虞，欲返民風於太古，是爲第一時期。後來人民知識漸開，機變百出，黑如曹操，厚如劉備之流，遂應運而生，斯時也，孔孟復生，亦必失敗，是爲第二時期。今則已入第三時期了，黑如曹操，厚如劉備者，滔滔皆是，其技術之精，雖曹劉見之，亦當惶然大嚇。卒之，失敗者多，成功者少，僥倖而成功者，或不旋踵而乃歸失敗，其故何哉？蓋現今爲第二時期，曹劉又成過去人物了。此

時期之人，必須參用孔孟的道德，似乎回復到第一時期了，實則似回復非回復，而成爲一種螺旋式之進化。換言之，必須以孔孟之心，行曹劉之術，方與第三時期相合。方今孔孟復生，必歸失敗者，爲其無曹劉之術也，曹劉復生，亦歸失敗者，爲其無孔孟之心也。我輩所處之世，是第二時期之末，第三時期之始，施行厚黑而僥倖成功者，第二時期殘餘之物也，雖成功而仍歸失敗者，受第三時期之天然淘汰也。

堯舜是第一時期人物，孔孟的書，是第一時期的學說。曹劉是第二時期人物，鄙人所著的厚黑學，是第二時期的學說。我最近所著「心理與力學」，是第三時期的學說，希望有第三時期人物出現。所以讀我的厚黑學者，不可不讀「心理與力學」。

物以少見珍，最初民風渾樸，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厚又黑，衆人必爲所制，而獨佔優勝。衆人見了，爭相仿效，大家都是又厚又黑，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獨有一人，不厚不黑，則此人必爲衆人所信仰，而獨佔優勝。譬諸商場：最初的商人，盡都貨真價實，忽有一賣假貨者，參雜其間，此人必大賺其錢。大家見了，爭相仿效，全市都是假貨，獨有一家貨真價實，則購者雲集，此人又當大賺其錢。故商場情形，也可以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的貨物內容真實，表面不好看；第二時期，表面好看，內容不真實；第三時期，則表面好看，內容又真實。我的厚黑學，是第二時期的產物。讀我厚黑學的人，果照書行事，遭了失敗，我是不負責的；只怪他自己遲生若干年，商場情形，業已改變了。問：「如何才不失敗」？曰：「諸讀『心理與力學』」。

自序 二

厚黑學全文，原載拙著「宗吾臆談」內，上海論語半月刊，曾經轉載，其刊爲單行本者，初版於北平，再版三版於成都，寄售成都華西日報社，及重慶售珠市北新書局等處，旋即售罄，今年我在故鄉，各處紛紛函請再印，我以爲此等說法，最易啓人誤會，意欲從此不談，友人王君淵默函稱：「厚黑學三字，業已傳播衆口，無從收回，你全部作品，我曾細讀一遍，厚黑是社會病狀，你各種作品，是醫病之藥，我爲你計，不如把全部思想之統系，和各種作品之要點，詳詳細細，寫成一文，附載於後，作爲厚黑學的說明書，病情與藥方，同時發表，使社會人士了解你用意所在，否則僅以厚黑學三字，流傳於世，你將得罪於社會。」我深感王君之言，寫成一文曰：「我的思想統系」，交與王君印行，知我罪我，非所計也。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六日於自流井

自序 三

民國二十五年，我在成都寫的「厚黑叢話」，中有一段云：「去年吳稚暉先生在重慶時，新聞記者友人毛君，約同去會他，我說我何必去會他呢？他雖讀盡中外奇書，獨沒有讀過厚黑學，他自己稱是大觀園中之劉老老，此次由重慶、到成都、登峨眉、遊嘉定，大觀園中的風景和人物，算是看遍了，獨於大觀園外面，有個最清白的石獅子，他却沒有看見；歡迎吳先生，我也去來了，他的演說，我也聽過，石獅子看見劉老老在大觀園進進出出，劉老老獨不知道有石獅子，我不去會他，特別與他留點憾事。」後來毛君檢厚黑學一冊，厚黑學叢話三冊，寄贈稚老，稚老不以為忤，覆信所云，毛君製為鉛版，刊登報紙，以版贈我，鄙意則謂：西洋鏡一經拆穿，則牛渚燃犀，百怪畢現，受厚黑之犧牲者必少，而實行厚黑者，將無便宜可佔，質之讀者，以為何如？

民國廿八年三月宗吾於成都

厚黑學

我自讀書識字以來，就想爲英雄豪傑，求之四書五經，茫無所得，求之諸子百家，與夫廿四史，仍無所得，以爲古之爲英雄豪傑者，必有不傳之祕，不過吾人賦性愚魯，尋他不出罷了。窮索冥搜，忘寢廢食，如是者有年，一旦偶然想及三國時幾個人物，不覺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爲英雄豪傑者，不過面厚心黑而已。

三國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長，全在心子黑：他殺呂伯奢，殺孔蠅，殺楊修，殺董承伏完，又殺皇后皇子，悍然不顧，並且明目張膽的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心子之黑，真是達於極點了。有了這樣本事，當然稱爲一世之雄。

其次要算劉備，他的特長，全在臉皮厚：他依曹操，依呂布，依劉表，依孫權，依袁紹，東竄西走，寄人籬下，恬不爲恥，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國演義的人，更把他寫得維妙維肖，遇到不能解決的事情，對人痛哭一場，立即轉敗爲功，所以俗語有云：「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這也是一個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稱雙絕：當着他們煮酒論英雄的時候，一個心子最黑，一個臉皮最厚，一堂晤對，你無奈我何，我無奈你何，環顧袁本初諸人，卑卑不足道，所以曹操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此外還有一個孫權，他和劉備同盟，並且是郎舅之親，忽然襲取荊州，把關羽殺了，心子之黑，彷彿曹操，無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請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遜一點。他與曹操比肩稱雄，抗不相下

，忽然在曹丞駕下稱臣，臉皮之厚，彷彿劉備，無奈厚不到底，跟着與魏絕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劉備稍遜一點。他雖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備，却是二者兼備，也不能不算是一個英雄。他們三個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來，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時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為三。

後來曹操劉備，孫權，相繼死了，司馬氏父子乘時崛起，他算是受了曹劉諸人的陶鑄，集厚黑學之大成，他能够欺人寡婦孤兒，心子之黑與曹操一樣；能够受巾幗之辱，臉皮之厚，還更甚於劉備；我讀史見司馬懿受辱巾幗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歸司馬氏矣！」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天下就不得不統一，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馬懿還是沒有辦法，他下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終不能取得中原尺寸寸地，竟至嘔血而死，可見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敵手。

我把他幾個人的事，反覆研究，就把這千古不傳的祕訣，發現出來。一部二十四史，可一以貫之，「厚黑而已」。茲再舉漢的事來證明一下。

項羽拔山蓋世之雄，咽鳴叱咤，千人皆廢，為什麼身死東城，為天下笑！他失敗的原因，韓信所說：「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兩句話，包括盡了。「婦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最受不得氣，其病根在臉皮不厚。鴻門之宴，項羽和劉邦，同坐一席，項羽已經把劍取出來了，只要在劉邦的頸上一劃，「太高皇帝」的招牌，立刻可以掛出，他偏偏徘徊不忍，竟被劉邦逃走。垓下之敗，如果渡過烏江，捲土重來，尚不知「鹿死誰手」？他偏偏說：「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

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念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這些話，真是大錯而特錯！他一則曰：「無面見人」再則曰：「有愧於心」。究竟敵人的「面」，是如何長起得，「敵人的心」，是如何生起得？也不略加考察，反說：「此天亡我，非戰之罪，」恐怕上天不能任咎罷。

我們又拿劉邦的本研究一下：史記載：項王問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鬪力」。請問「笑謝」二字從何生出？劉邦見酈生時，使兩女子洗腳，酈生責他倨見長者，他立既輟洗起謝。請問「起謝」二字，又從何生出？還有自己的父親，身在組下，他要分一杯羹；親生兒女，孝惠魯元，楚兵追至，他能够推他下車；後來又殺韓信，殺彭越，「鳥盡弓藏，免死狗烹，」請問劉邦的心子，是何狀態，豈是那「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的項羽，所能夢見？太史公著本紀，只說劉那隆準龍顏，面羽是重瞳子，獨於二人的面皮厚薄，心子之黑白，沒有一字提及，未免有愧良史。

劉邦的面，劉邦的心，比較別人特別不同，可稱天縱之聖。黑之一字，真是「生和安行，從心所欲不踰矩，」至於厚字方面，還加了點學力，他的業師，就是三傑中的張良，張良的業師，是圯上老人，他們的衣鉢真傳，是彰彰可考的。圯上受書一事，老人種種作用，無非教張良臉皮厚罷了。這個道理，蘇東坡的留侯論，說得很明白。張良是有「夙根」的人，一經指點，言下頓悟，故老人以「王者師」期之。這種無上妙法，斷非「鈍根」的人所能了解，所以史記上說：「良爲他人言，皆不省，獨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見這種學問，全是關乎資質，明師固然難得，好徒弟亦不容易尋找。韓信求封齊王時候

，劉邦幾乎誤會，全靠他的業師在旁指點，彷彿現在學校中，教師改正學生習題一般。以劉邦的天資，有時還有錯誤，這種學問的精深，就此可以想見了。

劉邦天資既高，學力又深，把流俗所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一一打破，又把禮義廉恥，掃除淨盡，所以能够平盪羣雄，統一海內，一直經過了四百幾十年，他那厚黑的餘氣，方才消滅，漢家的系統，於是乎才斷絕了。

楚漢的時候，有一個人，臉皮最厚，心子不黑，終歸失敗，此人爲誰？就是人人知道的韓信。袴下之辱，他能够忍受，厚的程度，不在劉邦之下。無奈對於「黑」字，欠了研究；他爲齊王時，果能聽蒯通的話當然貴不可言，他偏偏繫念着劉邦「解衣推食」的恩惠，冒冒昧昧的說：「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後來長樂鐘室，身首異處，夷及三族。真是咎由自取，他譏誚項羽是「婦人之仁」，可見「心子不黑，作事還要失敗的」，這個大原則，他本來也是知道的，但他自己也在這裏失敗，這也怪韓信不得。

同時又有一人，心子最黑，臉皮不厚，也歸失敗，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姓范名增。劉邦破咸陽，繫子嬰，還軍霸上，秋豪不犯，范增千方百計，總想把他置之死地，心子之黑，也同劉邦彷彿；無奈臉皮不厚，受不得氣，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增大怒求去，歸來至彭城，疽發背死，大凡做大事的人，那有動輒生氣的道理？「增不去，項羽不亡，」他若能隱忍一下，劉邦的破綻很多。隨便都可以攻進去。他忿然求去，把自己的老命，把項羽的江山，一齊送掉，因小不忍，壞了大事，蘇東坡還稱他是「人傑」未免

過譽？

據上面的研究。「厚黑學」這種學問，法子很簡單，用起來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劉邦司馬懿把它學完了。就統一天下；曹操劉備各得一偏，也能稱孤道寡，割據爭雄；韓信，范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辰，偏偏與厚黑兼全的劉邦，並世而生，以致同歸失敗。但是他們在生的時候，憑其一得之長，博取王侯將相，炫赫一時，身死之後，史傳中也佔了一席之地，後人談到他們的事迹，大家都津津樂道，可見厚黑學終是不負人。

上天生人，給我們一張臉，而厚即在其中，給我們一個心，而黑即在其中。從表面上看去，廣不數寸，大不盈掬，好像了無奇異，但、若精密的考察，就知道它的「厚」是無限的，它的「黑」是無比的，凡是人世的功名富貴，宮室妻妾，衣服輿馬，無一不從這區區之地出來，造物生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議，鈍根衆生，身有至寶，棄而不用，可謂天下之大愚。

厚黑學共分三步工夫，第一步是「厚如城牆，黑如煤炭。」起初的臉皮，好像一張紙，由分而寸，而尺而丈，就「厚如城牆」了。最初心子的顏色，作乳白狀，由乳色而炭色，而青藍色，再進就「黑如煤炭」了。到了這個境界，只能算初步工夫；因為城牆雖厚，轟以大炮，還是有打破的可能；煤炭雖黑，但顏色討厭，衆人都不願接近它。所以只算是初步的工夫。

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於厚學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點不動，劉備就是這類人，連曹操都把他沒有辦法。深於黑學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買主越多，曹操就是這類人，他是著名的黑

心子，然而中原名流，傾心歸服，真可謂「心子漆黑，招牌透亮」，人够造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淵之別，但還露了迹像，有形有色，所以曹劉的本事，我們一眼就看出來了。

第三步是「厚而無形，黑而無色」。至厚至黑，天上後世，皆以爲不厚不黑，這個境界，很不容易達到，只好在古之大聖大賢中去尋求。有人問：「這種學問，那有這樣精深？」我說：「儒家的中庸，要講到『無聲無臭』方能終止；學佛的人，要到『菩提無樹，明鏡非臺』，才算證果；何況厚黑學是千古不傳之祕，當然要做到『無形無色』，才算止境。」

總之，由三代以至於今，王侯將相，豪傑聖賢，不可勝數，苟其事之有成，何一不出於此；書冊具在，事實難誣，讀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徑，自去搜尋，自然左右逢源，頭頭是道。